

7

TS 360/4262 (7)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真西山集

七

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哈佛大學漢學圖書館珍藏



安濟坊既成欲自為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為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為一世奇士也可知矣予聞青城峨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留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歎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迺筆為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闔闢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為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

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休也歲壬午孟秋十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黃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為德材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擾擾私欲

萬端如聚蟻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入哉
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
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
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
然奚慮奚營當是也時氣象何如哉温然而仁天地之
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歛而凝與元氣俱貞泮魚
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
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索其詩數百首謁予
於星沙予跡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為
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

矣雖然予所以竦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
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
後魏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又遂
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為存亡也魏又以檻車載
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
為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
宜都內史周級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疑魏又等攻
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崎問出求救皆為邏者所

得崎旣抗解楊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為王而死崎旣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更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旣為人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喪至都葬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聞階旣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鄧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為王求援於其卓卓留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為魏又別駕毀節事讎良所未諭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

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困矣易於澤魚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沲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粗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

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后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而知命志未嘗不紆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以王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

推致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致命為委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

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歎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僻海隅蠻煙瘴雨之地未嘗不安也况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

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
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
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
處喧寂為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為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
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礴充
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瓚黃流
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然後
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垢汙萬端如聚燒蛇

如積糞壤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氣一入不
雖末片言之有味且不可得况能摹寫大化羅終萬
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為知言吞口鄭君
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冰雪
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
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小楊氏傳之而南文定
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
諸詩雖為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

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簣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英公均為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畧同昔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伸誠墨莊五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伸誠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蕙蕭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猶在謂伸誠也尚為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庶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嘗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跋却氏族系

却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釋婦饑相敬如賓此其所
以興族大而後惰弃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教一
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
而詵顯于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治君復以高第有
聞于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
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既為辨其族姓之
所出予復為推其盛衰之繇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

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
何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
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
吹舡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
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大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
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舡到彼岸災患纏縛隨
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
無忿嫉如獸自舛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
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
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傳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傳公奏議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餌於前而刑禍休於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

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為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為郎為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為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嚮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櫻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為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揅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不可

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仇冑用事歲久微倖
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釁浸開而在廷
無復異議者公因火災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
因董達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
且移書仇冑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
罷斥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著大蔡上亦
思公之忠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
於其職蓋公之為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
安危知範我之驅馳而不知詭遇之有獲故屢進而
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為諫官御史四年論

事凡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財五十餘日所上亦十
有三奏觀其欲修右範以正化本斥閹尹以遏姦萌
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
之風至解嚴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
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
有祖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謩今
傳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為元祐名輔弼再傳至
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為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
至公以精忠遠識為嘉定名臣之冠由是觀之其賢
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耆艾

精明屹然為國壽雋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
平昔之言而措斯世於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
某既幸挂名於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
正月敬書于溫陵郡齋

石鼓挽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侯崇
度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忠定公以
議去位薨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某
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都城聞被誣始末已知切齒
痛忿念恨不請尚方劔以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

與公元子吏部游相好及來南復代侯為郡且聯事
又締姻焉間相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飲
悽然泣數行下某曰侯知先相國所繇致禍者乎三
代以前元老大臣若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
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為善之報哉人心正而世
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幾不免羽
譙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為公太息吁亦危矣使魚
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周之為周特未可知
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
日且猶若是而况於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

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
之天可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
暮故其禍有淺深某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
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
定公是也忠愍攘卻暴虜遺邊鄙百年之安天禧之
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
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
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力帝室劫于大明而東昇轉
危撓於反掌而有零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
畧同而受禍亦畧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神文親

政讒者聖紬者舒公雖不幸俱沒而聖光榮誣任
昭白故天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
顯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息者數十萬而後聖
主赫然收還威柄伸久鬱之寃故天下既危而漸復
獨溫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群邪踵躡用事者三
十餘年卒之犬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
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
伸誦豈一身一家之利害哉為人上者可以鑒矣至
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徼權利盜寵榮及公道
既明卒亦不免故姦詐寤而丁謂竄咎既盈而蔡氏

僂罪罟極而仇胃誅皆流毒遺臭死有餘責彼三君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為失得邪十二年八月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為忠定公挽章哀詞示某曰子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勲烈不族贊詠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為殷鑒者故樂為侯道之而其撫事與懷感今悼昔又不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某敬書于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冲應善利

靈濟真人加昭博之號為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僊祠靈官之著驗章灼者咸以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

兩越明年春洎秋高澤時至田高下稔腴皆告稔米斗百錢黃馘稿項之叟謹曰昔未曾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庇吾土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諭于部使者下其書旁即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天子嘉焉命有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夔節度嶺南歸至泉以攷

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為金部員外郎太原守晚棄
簪紱隱於州之比山修辟穀鍊氣之術以方技濟人
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寧中始封虛應先
生紹興九年封冲應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
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觀前世人
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蘄福應往往受
媒方士為百代嗤惟我 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
允老氏淳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旻苗
沴有功於人者迺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竒怪詭
符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為此其所以誇絕

前代也又惟真人之清虛澹泊未嘗震耀威福以驚
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
自不能已亦猶有道君子為善於幽隱聞寂之地不
求人知而卒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既以所下
制書刻之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後世知 聖朝所以
寵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如
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年二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真
記其

梅溪續集

慶元中其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

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
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庵先生所為梅溪
集序則已知公為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益加鄉慕
宦游二十載率齋以自德若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
詩口之熟焉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
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筮夫牧
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八卦蔽之
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為人襟度精明表裏純
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櫻寵鱗而不悔者此誠也
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

於為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
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惓惓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
呼賢哉宜泉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
久浸或剝缺屬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為某言公
勸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
莆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
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况藹然仁
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溪續
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己卯九月己亥建安真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鋟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彬
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之至
黃璞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源妓一節觀者疑焉近
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為文以辨謂且登載編末
以溲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
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言乎抑惟璞之惑乎
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
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為文於是自命者知黼黻
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牆之醜能賦者
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

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縛何以修教為筆力
患不雄何以細謹為嗚呼倘誠若是則所謂文者特
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
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
誦先王言不惟顏冉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
其陋耶四門之謗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
苟焉自恣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為之奚
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既學者於無
窮也乃刊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
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黃其書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昔有問守邊於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謂羊陸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為剽盜牧攘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已者則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民也虜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信於虜也非昔者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惟其能全汝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未歸

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也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涉其境而覘其民是以堂堂大國而為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亦謹敕有司毋為邊民之盜足矣為邊民之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厄於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為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况從而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乳舉而撲之地也嗚呼痛哉

以余聞之蓋為邊民而能以保民為志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樊快明之事焉制閫之臣大書以揭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敢為全身遠臯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之黨蓋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為隣境笑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徧之死地則公邊之人莫不痛忿是吾國代虜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起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

日得志將移仇虜之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虜受讎嗚呼公之為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衆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柰何時論既殊而帥衆來歸者卒殞於邊將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為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辜當殺古人猶不敢苟况於無辜而殺之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霾漲天者累日氣入人鼻皆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

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耶輶直迂愚夙所
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
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
日建安真某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
僧契頌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俶絕徼之外元脩以
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頌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
契頌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
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

見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
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
十日書于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
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
懼為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
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吁之人也蓋
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
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
一笑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乂時為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與英乂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為第幾帖獨觀公秉禮陳義以斥英乂之驚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凜凜冰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乂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諒毋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爾英乂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為不足恤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副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相攻迺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啟貪求必致生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冊庶幾夷狄聞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慶曆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金遼交關廷臣動色相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女真一勝而橫迄如公言然後知正人君子為國遠慮雖著龜弗若也因搢遺墨為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為國與正肅畧同而所遇者異蓋正肅

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小人忤坐
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憲登庸寔繼荆舒
氏曰珪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獲一日伸然猶崎嶇
譏邪中陰護正人力扶公論蓋死而後已以是群姦
切齒至興懷素之獄逞報復之私由今觀之公之清
名亮節皦如白日遺墨敗褚人爭寶之其跡鬼蜮之
徒身死名滅與鼠狗不異是果孰為得失邪提筦君
蓋公之諸孫方以材業著寔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
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猷行
不副名見謂汗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
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萬箇而有詩千
篇好風涼月長唵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為君一
笑也建人真某為作歌曰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
有幽人兮高蹈時擊節兮長唵長唵兮陸續鳳為起
舞兮鸞為度曲羗此樂兮誰知雖簞瓢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
先生帖正其徃復者也當 乾道 淳熙間二先生

更相師友以斯文為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
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
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
友朋之助如此况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為斯
文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
是也夫濂溪生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
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
脉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
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錄下學
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

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
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
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元
間營揀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墮權臣之
顛恣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
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能為也會
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以留之悅仰十五年間公
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敷歷中外功名燁然

未艾也侯嘗反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為而然
我愛君之誠幅塞於中有不能自己者爾此即孟氏
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
異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克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 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
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 咸平 景德
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
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性其清忠大節凜
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為世之鄩

郭也歟某逢藿之居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
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迺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
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
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
不可數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予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携其詩數百首訪予於
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
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
先生之望柰何予視其人昂然鵠立其論說今古嫺

媿不窮則為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予視
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畧縱橫可以參闡外之畫其
雄辨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
域予將埃子以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
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孔明非義在於復韓仇
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功名斬以自見
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
予將進子於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
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
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
與李忠定公畧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
經作為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
有餘師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麗則有諸公之題品
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彙

孟子以知說淫邪道為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
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
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
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
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

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彙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為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矣而
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
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為主履踐以毋自欺為
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
寫此一通寘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彙

周丞相跋云某幼學之年已聞黜欽金公彥
身為名御史論擊權疆無所避
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奏丞相抑而
弗用凡二十年當己卯歲 高宗以宗

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在年六月
皇初即位眷倚良厚先秋某以起居
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諫多剛年禹而德
邵每與從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度因為
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氏元
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某著
蒲門開舉古事莫不諫曉惟公在下坐數稱
其首卿人問故則云某事謬矣某事非也退
而考按信然蓋公於史傳皆能默記叩之進
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
至若端重誠實上不欺君則又有可記者
表而出之某兼西掖之二日有旨晚容罷
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擬止法入特與
待行即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同御
駁其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即醫流皆礙止
法前德壽推江上扈從賞今上聖恩益不轉
行止令回授以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
夏賢妃位推恩某實未曉已書牘行下今恩
相戾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高當商量
申講廷公與某偶皆以賤事留身初不知公

全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四

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殿上退而某升甫至
榻前上迎勞云朕初謂卿止能文適金安
節說卿欲論婉容位轉行礙止法事不謂卿
剛正如此真全才也可便進文字來某然後
知公忠直不遂非又如丹章既上御批依
奏夏妃位官吏亦令依條回授此事非獨著公
盛德壽皇可謂從諫如轉圜矣後三十四年
公之孫承直即鑄錢司檢踏官箠示公文彙
求予一言敬題其後以補家傳之闕若公文
辭典雅如其為人識者自知何待贊也慶元
元年九月日少傅制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
公周某書楊閣學跋云某隆興元年冬詣
吏部受署一日謁中書舍人澹庵胡先生坐
未定門外傳呼重客至某亟屏齋房避之見
主賓四人皆鬢髯皓白衣冠峻整進退莊敬
以問先生之子丞指曰此為彥亨金公此為
龜齡王公此為邦彥陳公是時群賢充朝氣
象如此慶曆元祐間而茲四人者又其
選也其名日著望之若神人然而某乃得以
瞻其聲尤私竊自慶以謂雖商山之皓何必

減焉後三十六年得金公之文彙於其孫箠
首篇蓋公所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終
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此耳
蓋二相之文相為頡頏云敬書其後慶元
戊午季冬中幹日太中大
夫煥章閣待制楊某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
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著艾魁壘之士蛾冠委
佩畢萃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
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
盛事為之三歎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
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真某
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

公諱介

故集英殿修撰王公為祕書監時其備教三館及遷少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焉公不鄙其愚所以顧待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

朝本末知之最詳今觀公之子塾所為家傳言言皆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所蘊施之朝廷其益詎可量耶而一時議論徃徃柄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朝而去既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某嘗竊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因

讀家傳輒書于卷之末異時有良史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云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予讀昌黎公所撰曹王臯碑未嘗不慨然壯其為人王之帥湖南也戍將國良以武岡叛群諸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從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萬也方杭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旁卽守爾擁兵眠成敗誰得而嘗之顧獨奮然投袂曉以天子威德使凶儔逆類悚焉動心脫錢塘生齒億萬於饒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

倍之二公以帝室之曾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
此顧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勲名自終趙公未幾即殞
於媚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可歎
矣 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寃追秩書殿而卹後錄孤
之典迄為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歎也然世未有
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烈曾亡一命之賞以
壽後而自孫及曾接踵科級奕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
以予所識若會稽別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
玉之英瑤而羽之五采者也彼媚公者能厄其身於
一時不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昔志士仁人所
可以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
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公晦仙
去已七年始於其弟耘叟處見其手寫鄭伯元詩及
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此然則詩之外其所
未言者豈少哉昔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
其不知者不可勝計其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
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興九原之悲云

紹定庚寅十月甲子西山真某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為指解太史范公復為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况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為善之不可掄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

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况此編居士之心灑在焉
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于後使鄭氏子孫世為篤
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峯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
江峯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
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且賢
而其心自附於伾文之黨元才子始為御史號稱勁
挺晚節顧由敕使以進青蠅集瓜之誚羞辱亡窮焉
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
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

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
肯為二子之所為乎予觀江郎三峯上插層漢如偉
人傑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諛為之奪氣意其所鍾
必異如君殆屢幾者耶惜其沉淪選調所蘊卒不必
施為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
一節顧有取於楊雄反騷之言予所未諭嗚呼安得
起君九原而商榷乎

詹應之三經

餘于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
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畫戰

守策其言鑿又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觀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畜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畧也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累年然後闕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爲之註釋合九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

無爲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喜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圭拱壁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爲之韞匱焉縑龍焉然後其實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韞襲敗而冀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爲養其生者非獨以畜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克其實理之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

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爲不同爾吾儒者不顯爲師說是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廢導引吐內上蔡取焉子以爲如何問者憮然曰命之矣予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震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葬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

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洛如臨君師恭功之成下泊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懔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後後語言文字間故

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于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何所據以為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為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可也如某者或使之叙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為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銘者正夫所慕正大蓋有聞

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

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爲者也是四
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
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
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
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
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
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
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繫齋先生訓語

繫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

慶曆

元祐間人也某

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 嘉定同朝始獲親炙其
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教方其數論
時事人多謂其濶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
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
不知有己訢戚始出閤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
色更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
何出之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
於涕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
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
其後聞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

錄訓語蓋有一二為其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于先生沒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為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語之末云

建昌三傳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蓋斲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揜故也傳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

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為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為最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為最著作正字二劉同為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為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 紹興末迄

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皆如立直木於九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為一

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爲一大朋則士之相朋
莫斯時若也然適足以增 淳熙之盛其功及於
紹熙 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乃知 阜陵窺摹真可爲萬世法而
歐陽子信爲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
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
奮其尚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歎息
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其輪對則

斥近倖盜權以爲陰侵陽之應其上討論事又申言
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獸雜亂常
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
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賈禍當如何耶而我 阜陵優
容獎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 乾
道 淳熙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嚙笑賣福
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爲先若相國
陳正獻公叅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鄭自明魏元履
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佞幸小人消
縮推沮不能大爲姦慝雖 阜陵英威聖斷所致然

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議

昌黎公寄王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偽說之亂經著爲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

聞法更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昔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爲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

能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
盡言謂此也東萊先生二帖其一為博士太學時其
一自太學分教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
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
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立宗
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
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
植紛粵天壤間此其所以為 淳熙歟慨慕之餘敬
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為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異何耶
蓋仁者道體之全精粗本末大畧完粹矣有罅焉如
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孳孳斃而后已
者以是焉耳克己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異於我切
磋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
發明之也觀東萊先生與著作作劉公帖雖定事纖微
有所聞亦必以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諛成
風平時號深交密游聞過鮮相窺警不惟無以成人
之仁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修可為求慨

夏宗禹悟真講議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
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
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示余所謂悟真
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
客不能從君從容容叩以盡其妙然聞君之謂人材
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幙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
銳甚年未五十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爲海山
汗漫遊其太蚤計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
忠大孝不埃脩鍊而得其說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
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非可倖而致也

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爲明時
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
公戲橘中邀商山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
留茂潛樓賜叔已爲之序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
外孫黃輅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
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褫氣以之正朝綱而
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爲
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

問學日進而氣志日疆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
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為愆奪正大之情
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撓然後有以勝此爾
子木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蓋鄒
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過區
區力持其國冀免禍敗焉爾猶一董仲舒猶為有見
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知求治不知正君知
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

勤拳懇惻百世之著龜也方 寧宗初衆賢盈進而
文恭號稱巨擘正心一疏藹然仁義之言視子程子
庶幾亡愧倘天假之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
業可以復見安得有異時權姦之旤哉拊卷慨然為
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乾
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
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
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此心不

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能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賢
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氏良洙泗
言仁爲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孟言仁
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
如此却不免長歆速好徑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
朱子之學源流於程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
程子之教人欲其體認於己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
粹其言以資論說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爲人則一

也宜春宋尹文叔輯語益言仁而爲之標畧用意美
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故爲
題其末云

周氏翰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某等
門閭越某年某月復 御宸翰書稼華堂三大字以
賜 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即縣
以翰某等既承命則以屬已尉章子仁記之又因子
仁求文於某以繫于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俟
教而能也然自昔明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

利誘人俾相率而為偽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
修道之教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以六行導民漢
以三事設科孝友弟順皆居其首 聖朝雖循唐舊
用文墨拔士然窮山長谷穹閭下里之氓有以至性
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異之自 國初迄今
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蓋一風化之原莫尚於
此者書曰表厥宅里植之風聲甘肅之謂歟恭惟
聖明初政他未遑乃獨推本 土人皇遺志隆恩茂澤
首及於匹士之微至憫其賦輸之塵優而假之俾無
車牛任輦之役豈非不世之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

所以獲褒于朝者以其異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
少自異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為亡愧而兄
弟既翕和樂且湛亦曰壺範之常而非過也然則周
君其何以荅 上之賜哉必也 弟昆相勉致知篤行
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之至善一旦得
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
措之事業度乎不負 兩朝寵異之恩周君其然之
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為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

爲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迨我宋
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
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護公道如命
脉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同有不同而包涵
容養亡秋毫忿疾意異時復還宰所薦進皆海內
第一流不以同異爲用舍淳熙初入見天子以
寬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復篤志平生行事大抵根
本此意故能爲國祈天永命身與宗亦與蒙其休故
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
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漕之先君

子通奉公與忠定寔爲弟兄雖顯晦弗同而其德蓋
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進士當世榮之太師
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丞相旣世秉鈞衡將漕亦荐
持使者節以文學政事自見於世昔東坡蘇公謂君
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
將漕尤薰然慈仁所至以拯民恤物爲事其培之者
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
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強之從薄亦
不肯爲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
太師之本指云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操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莊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陟遐自迓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至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患虛億度而已安能實有進於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欽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論同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冰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君子偕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子知易與仙之殊途而不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反者為泰為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

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昭合又如
此豈非所謂歸之一耶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
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
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爲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
其長生患其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
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
所能必然保精而畜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
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爲表裏可
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爲道
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

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
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云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
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徃徃以爲不階語
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
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
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
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
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

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
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
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
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
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
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
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
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
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
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晉情佛典而於此經尤

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亦以此為學佛之實地歟
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為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
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
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
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
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
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
而不足以為善者也然則當柰何余嘗聞諸孟子曰

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鷄鳴而起未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爲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爲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

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觀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爲錄以示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泣于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爲天蓋可以號而懇可以籲而聞可以嘑而荅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足則知天

道雖遠而民之嘖呻歎惜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徒見尋聲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爲眇芒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昔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有是理特儒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一之在天果何神耶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太一天尊者其諸即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析臯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爲次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景祐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爲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劔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境時既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癘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兩高下霑洽歲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

人父老又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
司下旁郡審覈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寶慶三年
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師神
異之蹟誦言于薦紳聞聞者為悚然興敬於是奉常
議以慧應大師為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勅
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所下書
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盍誌其事臣德秀竊惟
昔者帝王受命顛穹為神人主既設為公侯卿大夫
群臣群吏之位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
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

為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有加命
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為勸
獎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功於人者
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於神者即所以
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 聖朝之所以沿循不
廢歟 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 詔書數下申勅
却國具境內靈祠之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顯之蓋得
古先哲王事神保民微意維我慧應大師至性自天
雖早從方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
當 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

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宴坐每烈風雷雨
必焚薌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惱而生清
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以善誘人暴傲化
服雖盜賊亦爲革心其沒也旱澇札瘥有請輒應如
響斯答當 乾道戊子歲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
凜凜臣植祗栗厥心惟師焉依精誠婁殫休應端格
四封之內迄爲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
比吾土實濟登茲其視 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
謹推本末以繫于下方俾闔境旒倪欽戴 聖天子
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無斁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爲黃帝作攷之傳記赤松子古僊
人神農時爲兩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事而從之
游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傳三皇五帝之書大
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帝時作耶至其言善善惡
惡有以深徹於世則雖非真出於古要亦君子所不
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然而世之人未有
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曰
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

陰王殺故凡殘暴狠愎嶮巖削刻者皆陰之屬也惟
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爲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
爲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
天有意爲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
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
賢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
經本爲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楊君蘇父樂
於爲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
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群而不黨又
之爲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
世之賢將隱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
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
是非非之理天實爲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
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
也斥辱之權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
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耻於不與而
凡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然則人心

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邪當 慶元初衆賢盈
庭人稱爲小 元祐而侂冑以區區鷓弁乃欲祖章
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
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
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
志操行凜又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
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嘆侂冑之愚欲以一
手揜天下之日也建安真某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
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
公道德學問追媿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上始定初
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狎
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
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佺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
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
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曹歿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鷺山柳水之勝侯
所愛也吁其誠然邪以其觀之皇皇后帝命百神以

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群材以蒞衆事也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哉儀曹之爲守也有功于柳歿亦祀于柳蓋帝嘉其功而朕以茲士非私之也靈澤廣惠夫人生以誠事親歿以誠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今建處信衢間獅火殆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有像焉浮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因之廣其所蒞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則俞君應龍之建是祠其亦奉行天命云爾少仙龔君栗既誌其事其後推行其說如此是是邦之人知

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非俞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永永亡替云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熹平中議卽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不憚翰墨之塵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嗜古白首彌勵疇克逮此今之業文辭取科第者雖一經不能遍覽况能盡筆之乎一經猶爾况群書乎然爲彼者不妨

坐竊寵榮而君連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穎齋記

按詩實穎實粟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穎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其齋而德莊少仙爲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之表斯亦竒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子嘗觀諸隴畝之間乎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粟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鍼如也積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頃雲偃此豈朝夕力和爲學工夫何以異

此勉哉周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握苗以助長適爲學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王秘監文事

嘉定初元公入爲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旣又再侍于太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群玉間公時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番茂潛及其在茂潛極言職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黥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

亦深贊其言竊眡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
留從容請曰卿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
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顯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
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
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
寢不復行故 紹聖 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借此
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
前者言之易也因思 更化初方大治權臣支黨公
獨懇又以泰道包荒為言蓋與前說指意畧同使公
得位與時盡行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為

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嘆已
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燭以所刊家集來示反
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詎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
月之不啻嘅典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
庶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跋平寇錄

端平甲午建陽龔賊犯
郡武守臣王楚平之

陸敬輿言兵者無它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學論
政素有本原未嘗嫺軍旅事也一日綠林叩境從容
籌畫動中節會曾未旬浹俘馘係塗樵川幾危而復
安蓋其機神通晤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差如此子

讀耘叟李君所記本末知宣公之言為不可易輒書
其末端平元年八月五日建安真某

贈五行任君 炳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
生之學也鄧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於理其迨有
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目之紹
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叟真某贈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題跋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奠
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
花庵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則謂二
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可也丞相
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為 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冊
固已流布華裔而娛戲翰墨亦皆藹然仁義之言積
中形外自不可揜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

既成有訝其門大庠者公曰異時使竈婢乳媪可開
迺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卽廳事誦今觀其示
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
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
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
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
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

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
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
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
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
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羲熙以後不著
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
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遁以自絕食薇
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
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
乎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優繇澹泊味出言外蓋

所謂疊疊迫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
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南其有
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予粵山之麓縣
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
坐焉是日邑官洎學子會于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
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子復屈致家塾
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兕輦言之次論
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忘

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約而
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
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稠
人廣坐音吐清暢徐問響答徃徃破的昔晦菴先生
嘗講于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
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
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
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兕等將以君
講義刻于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閔傷之志讀者猶爲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切切惻惻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生况綽綽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愿讓二弟詩皆睠焉有前脩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矣三復此編為之大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陞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

送譙父第曰日用功夫在細微行邊礙處便須疑高
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妨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
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
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
奇工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授尚
書古今所傳以爲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
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其砥古
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求何夫人之傳凡爲

婦者皆當寫此一通寘之坐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
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
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

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
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
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孰識先生靜坐時氣
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
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

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
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母忽戊子立秋
日蔡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
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和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已言陳君之
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灑以讀吾
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干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
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黃檗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
平山谷此序其稱檗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砥以
爲法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
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
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

越上天而可媿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
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蹙憂肉
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
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爲爵秩而欺其君仕
于外必不敢爲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爲之
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鯁鯁然唯
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僞黨不可容時方啓兵
端則曰大義不可鬱僥幸一得而已他奚卹推是以
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
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爲之也夫始進以

義猶或繼之以利終亦繼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
莆陽黃君汝宜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
摠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
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昔爲窮餓且死而不受
今爲燕私虞樂而爲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
黃君其尚勉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
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黃君
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爲非孝亦

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
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
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
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
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
目也一善不存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
尚焉得為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
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
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
戰兢兢至於啓手是而後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

有事而有疑焉吁子以為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
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凡
皆為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
以衛宗國斑斑見傳記間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
蕭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為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
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困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為一
世人豪而扼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惜之方是時
元勳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

矯節莫如呂紫微胡衡麓與橫浦澹菴數君子困齋
皆從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爲人
可識矣公既連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從孫友民
文采甚蔚氣槩弗群蓋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
以自立豈易至哉有問學以浚其源有履行以充其
實然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勉旃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畧盡忠父復令
予著語予尚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
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

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
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
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
歎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事非常人
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辭高而理不
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
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敬也章君
翔卿亦吾鄉人然未嘗聞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

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勇腹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
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
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迺不之知然則士
之沈淪蓬華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耶君壯歲多薄
遊江湘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樓泊山林仰道
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頓之色其亦
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古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
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

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
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
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沉女宜演吾皇
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
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
一爻為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
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
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
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
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

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貽仲子納郤昂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戒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

阜陵之知自庶僚嶮巖

漉從其制詞畧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講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鑑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綱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任爲許爲干

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 淳熙之

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者或以道德稱遺墨蠹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故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顯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瑣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之義而惻歎於骨肉之情者也群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奉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和感歎之餘輒以

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為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熊寇燔燬之餘披蓁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鄰壤蹂松溪趾政和盡驅其徒以來粟疾如風兩公募民爲疆弩手射卻之繫其渠五六人逐大犇北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治勝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籃者久之壁間有所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某嘗語鄉之士友盍

祠公于安國衆以為宜主僧亦訢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旣偉然爲一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弗覩者亦莫不曲盡其當嗚呼此其所以爲簡穆與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末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倡存趙之義折僞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社至是

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殺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貶無秋
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
得者邪此詩賴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某舊得之建
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卽淮來丞南浦見之愀然
請刻石真廳壁亟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
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蓋理無窮學無止
自昔聖賢所爲乾乾終日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
謫死而英風毅氣今猶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跋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辭章翰墨爲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

時書也筆勢適美已如此至晚歲則猶龍騰虎踔不
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書而篆
之每歎息以爲袁州學記號稱三絕然非一人之手
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君朝瑞蓋公
同門友也是時僞學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請致厥
事廟堂未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

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
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
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
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

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尉丞未豐未上而歿七類惜
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有子庚能不墜世學持此帖
示余爲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判定四經于臨漳其後龍圖詹公
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寘卷末春秋不
附傳先生既幸教學者俾識經文之舊至音訓亦必
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心也當是
時群邪崢嶸設爲黨禁網天下士凡先生片文集字
所在毀擲刻棄惟恐後而詹公於此迺始刊先生所

定經文于學不少顧避其尊聞行知不爲禍福所
奪如此豈易得哉陳君少仙繇龜字朝瑞先生之內
人而詹公之所友也家藏先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
其一君之子庚携以相不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宣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脩
已接物亡間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
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
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
行閨門爲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

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菴之義犁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菴殆其近之雖微講義知君之爲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

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嘗服膺奚疑諺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蒙莊氏以軒冕爲寄以形骸爲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郡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効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

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群品篇親書示鄧邠老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

觀密察尤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頌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 阜陵片言寤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餼獨幹斗樞明暮駿烈爲一時名輔弼之最 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庭多能道公秉政時事某後假守洪潭又皆公故填拊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鄉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子通判汀州杆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王言體表章詩

什寫出胃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為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瑠璋刻句自以爲工且麗者方之蔑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顧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俟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嘉定七年予自殿切出漕江左趙侯彥覃爲主管帳

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朝命推行荒政侯悉心欣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予屬侯先往
胝凡所措畫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已憶初至見侯迎勞曰昔吾見子之面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爲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一道者亡慮百萬計予與諸臺奉行惟謹而以幙屬宣力者侯爲最多訖事民得無殍死溝壑侯由是聲稱籍甚不數歲入官于朝出守廬陵郡未幾持本道漕節軍旅之餘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以佐予者施之江右其所全活不減金陵時書來告曰昔者江東採荒之事某

幸與聞其所記本末具在誠不自意復得推行於此始知前日之纂錄不爲無益既鋟諸木其盍爲我序之予惟趙侯昔者盡心荒政非有所爲而爲之也然去幙府財十四五年遂爲使者任荒政之責豈非心乎愛人者固天意所屬而爲善之報亦昭昭甚明乎有位之士視此宜知勉矣序非予所敢爲姑叙其畧題于卷之末

題全氏步雲齋

金鷄一峯爲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寔踞其巔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爲道宮忠甫今翫小齋其

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群山回環萬象
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有之鄉則爲之歎曰
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哉天壤之
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然
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
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
也忠甫之子弟群從多好學試憑檻而寓目焉仰太
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
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不能與道
爲一則於進修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爲籛雲

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沒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汨汨
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徃三十六
宮都是春豈謂是邪既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
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
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做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
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
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
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

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晤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昇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燹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即墜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間世傳以爲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久而不憚天與之人誦之雖兇弘不

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夫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至幙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爲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

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為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為公乎抑願為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然則聽

獄議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求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大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認詔命當是時龐恩厚澤滲漉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為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蠲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

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
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重韓之可
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
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
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史君鉉以鏤本
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
知所以爲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
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
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爲德友故
其遊從密贖倡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
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
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
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
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
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
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爲儒者極摯然以成己則

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子屏居八年呻
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
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
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
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虚言用或遺理其弊爲粗淺不
知理即用用即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
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
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又而弗舍
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畧

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
仁與學蓋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
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
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
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
參政季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
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
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

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脩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已丑春嘗爲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洵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眊某昔負暄時掩閤憊卧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歎其

三畧先春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咏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諄而歛藏退守不爲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爾以此推之則今傳於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吁江張平仲少嗜此書爲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况兵重事而可以不知平仲於是乎有志矣

跋秘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醴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

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歎
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媿巧極其
瑣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
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
朝行已大畧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
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
集中斑又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
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
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
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

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間天台劉君深父爲候官尹余時在連帥
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輒娓娓數百千
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
道君一日對客誦柰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
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
度也後三十年其子晞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
盡卷其爲行軍作者多開禧用兵時事予親見若所
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候官幾時不復起而

余闕茸無比閱一世後乃更來思舊遊如夢中事死
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清逸黃君少為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為故北
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為福
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清逸弗
願也顧弗忍墜先世遺緒以州文學齒吏部鈐樞密
府聞其才名使稟議此功名鼎至之秋也昔李長源
嘗學神仙矣既而為唐家三帝出建大勲業人謂長
源以將相易神仙分訂吁使長源真能驟鸞跨鶴食

瀝餌朝霞不過自私其身爾况大忠大孝不俟修
鍊而得神仙此真誥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
必忠臣孝子為之清逸勉乎哉杼赤誠以報國其斯
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斯謂孝勲業就矣浩然來歸
吾已結廬梅山之陽振袂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
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
無罰之驅而為不善者耻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
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

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
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徃徃坐窮以死獨
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
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
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
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僻地集

黃君僻地閩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
兒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

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

上皇子書

辛巳

八月吉日持服真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皇子國
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為國
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
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
決自畿甸之近以至于海隅荒陬之遠自群工庶列
以至于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髫鬢童
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

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睿之賢恭敬溫
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
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寀精神心術之運言
動操脩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
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
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
豈蘄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胃
集于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
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它私

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
害不相及非彖私惠覬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既而恩
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
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
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
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克於前然後足以厭天
人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
則其道將安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
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
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

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概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而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脩敕於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既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樂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克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

心愈孚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爲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况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迺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群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

於任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婉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適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德德以剛明果斷爲本以含洪寬大爲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剝之形弗露此尤群情之所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它可知矣故總攬權剛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

之職也國公任蕙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爲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訟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訟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

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兢業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兢自處而不敢一日安况於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實恭祗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爲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

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干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躡置清華粵自朱邱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嘗有望望輕責重之懼皇子英姿玉牒從善如流允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

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黽勉效職有日于茲而未能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教苟受其托猶思無負况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愚衷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詒曠疎之咎蓋嘗熟思以為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至寢門外問

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
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
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
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
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
常儀尚多闕踈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之內侍君
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
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爲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於
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
惟皇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

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者
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又學干
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
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
謂禮樂交脩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
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勸講有時幾如備
禮假故無節鄰於養安驚外之事此觀書孰多奉道
之念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爲皇子進修之益
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脩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

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
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
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傳名孝仁
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于皇子之後
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
為賢何者為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
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
即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

忠孝可以提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
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
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
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性始聽講讀尋繹指義
至日晏內侍言恐饑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饑
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于時上疏猶
謂皇子雖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
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
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則雖有碩儒為之師傳終無
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

蓋嘗取其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察邪正繹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祛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毋牽私好毋徇物情毋以阿意而親母以逆耳而踈公是公非毋疑毋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某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讜論必祗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願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間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爲小成朱即肇開亦既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爲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爲何若退自觀省孰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某區區朴忠牾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

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矜其朴忠寘諸坐側德日以
進業日以新可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愜中外
而某庶幾乎逃尸位之責一或以朴為迂以忠為訐
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
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上皇子書

某昨者薰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寫區區朴忠愛
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屈
意垂聽今既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
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任勤誦恐負君相隆委

為之惕然跼蹐無措切謂貴為元子與凡人殊其趨
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
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
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
或有差聞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
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知明
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為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
凡人猶所不為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為之乎且
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邸
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

前日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和
慝爲出於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爲無定力
人常患於過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爲疑似之間質之
講官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
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妄意
皇子決不爲是也今車輿倏至旁觀側目美玉成瑕
有識短氣堂堂朱氏即納茲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爲者
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茲恐誕謾之說日聞
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
以率意爲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

平日真粹清明之氣駟奔電游而不可收君相謂何
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
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
噬臍何益此某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喙冀皇
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決矣伏楮
不勝惓惓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書

上相府書

某竊惟海內不幸先皇帝奄棄群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毋圖回於內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罔知厥由驚憂疑惑徃徃而有未幾聖德日新令聞昭著於是薦紳士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為吾君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庶乎其慰悅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

不爲大丞相陳之蓋舍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
秦隋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
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嘗舍
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睿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
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
非之者以王季之於泰伯能推因心之愛而極其友
悌也顯宗之於東海王彊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
亡間也明皇之於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終
間無自而入也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兄則
篤其慶蓋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

之治輝映青史後世亦鮮及焉至若秦隋之暴其於
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臯遇之又不以其恩輕信讒
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亡之患亦
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
立與王季顯宗明皇之立其事雖若不同然天位之
得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焉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
共知而不可揜也踐祚之後戰栗兢兢未嘗以位爲
樂此亦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
下結人心以爲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它亦惟於友
愛天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真王之封外第之錫寵數

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顏而去竊
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悖之
徒敢爲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猝至自投於水以避
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賴宗社之靈旋踵底定中
外帖然親王亦幸以自勉某之區區以謂此正譏間
易入之時而親王危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
愛朝廷顧惜事體必自有以處之所慮寡聞淺見之
人有托納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吾君吾相不可
不致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戕賊骨
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以親戚爲寇

詩不歿絕之不已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夷滅之
絕於人道也夫既自絕於人道矣而欲天心不震怒
於上人心不攜離於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
爲酷烈饗國未幾宗廟爲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
順輯睦董爲嘉祥上下相安福祚綿永其孰爲得失
哉自漢文帝時淮南王遷蜀袁盎進諫以爲有如不
幸遇霧露死是陛下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
柰何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盎猶力爭如此
况今之親王於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辜其可不思
所以全之者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以

撫存之則觀聽之下窺伺易萌左右使令解躰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怵迫亡聊之態萬一露之感有如盜所慮者朝廷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丞相燕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容達白必使吾君友悌之德上儕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待遇撫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之心又爲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日與游處迪之以詩書義理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撓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亡所憂如此則親王

親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上下亦莫不安者矣
某以一介迂疏蒙恩收召入尚從列日夜惟想所以尊朝廷而弭禍亂者莫切於此方竢入見而首陳之屬聆雪川之變寤寐不遑敢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事者丹衷皦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上丞相書

戊寅

正月吉日具位真

某

再拜上書丞相國公

某

竊聞之

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爲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

義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
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吏以求媚悅
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
數百祀其爲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
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爲
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爲瑰竒靡麗之獻
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
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老
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墻辱顧遇不爲
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其德

非固陋之所能爲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
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于今未能以自決也
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
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
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
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
其君果孰爲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
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
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
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

知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其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爲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

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聖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忘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趙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于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况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群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

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
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
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祇
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辜
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
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
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斲於人而人服之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
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狼狽焉以集衆思廣忠
益爲心而有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

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倖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地
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知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
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爲智合
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
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
讚已而惡人之議已夫以讚已者爲忠則忠言不得
進矣以議已者爲罪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
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
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
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

不爲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既安則己未
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己而不
知其愛己也悅人之讚己而不知其誤己也以阿意
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
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共惟丞相國
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迨
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
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己以受
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
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爲尚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

曲江公無能爲役然自少小即慕其爲人歲在作噩
倘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
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昧冒
直前以祈天求命之書進徹宸扆聖上亮其忠不以
爲臯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
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溷聽
覽而獨訟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即
昔考效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
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
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爲

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
武侯之十二字鋟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
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為之跋謹摹本以獻于執事如
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于曠嚴尊無任震懼
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釵既而控免弗俞俱嘗奏記以謝比
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儼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
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美
未易以一善名而其聞者最不可及者亦人之不

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
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社姚宋並稱者
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
對策指陳時病頗為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
其議已泣愬於上既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
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
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
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為之也若先太師
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
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

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間一惟公論
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昔
之議論不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間此所以屹然爲
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勲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
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而廷
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
而力排之間有因事絀罷者後多拔拭收用至有身
沒而後錄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寶慶以來朝
著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
大丞相諭臨安尹使贖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

忘矜憐憫卹之意而某之迂愚自速譴咎言者請加
寬謫迄不之許迨茲慶霽之行某之與魏首蒙滌滌
自昔起廢之恩必以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
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某等之或絀或貶豈鈞造本
心哉某躬被苞涵茹納之施雖已啓謝駢僂攸拘不
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憶曩歲待坐時嘗辱賜
教以爲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詈者然後可作宰相
至哉言乎此一門相業世濟厥美所以爲不可及也
伏惟大丞相堅忍持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
不被容覆者則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

矣僭帥陳愚罪當萬坐仰丐鈞察

上丞相書

論用人
聽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
發鴛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埃駕之心則已飛馳於
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
前如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戒而求士自助出於真
情故樂效涓塵之益爾今既未獲遽前而間嘗思念
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
自故相顛柄以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
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為時而

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
首付魁柄凡百施為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溥海
內外矚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
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
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矢大丞相之所以
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為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
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
亦將馴致焉非嘗奏記歆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
以十年坐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為謬矣夫以
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

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
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檢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
四闢諛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
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爾大丞相
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
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
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
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彊直自許者亦或
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心以激
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遠忤不若承順其意

將有時而移矣况辯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
似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
名群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
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辯而兩絀之可乎
朋有真偽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
真偽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
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
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
論不參之群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
智事之有閑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

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
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
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
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
趙中令有顛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
交結之謗三相勲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
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
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驥諸人之過直乃
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
不問可知其爲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

之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
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
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
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
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
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爲邪說
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疆
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爲大丞相忠謀者姑以
近事明之方八陵之謁來上固嘗欲脩朝謁之禮舉
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

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
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邪况事變之興未有終
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
然是自毀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
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
爾豈爲國家計爲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閩陬去闕庭
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盖歆大丞相
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
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睹邸報明天子以邊鄙倣擾疇咨魁彥進長樞
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
幸盖自遊魂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
惰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
付以韓范之寄庶幾精明有轉弱爲強之勢今明公
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
區則以爲明公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
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垣
帥閩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
甚而備州小邑徑申朝省畫旨行下制司或不豫聞

選辟僚屬最爲重事要涂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浹誰與協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歎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徃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申公忘仇協濟用能卒服夏羗張忠獻以相印督帥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爲心明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爲之日矣又

當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徃徃匿而不言或反私議竊歎不敢盡言於朝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爲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大臣之正法

也雖功業未即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爲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竒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

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黜臆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涂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幙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况庸常諛佞

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曩歲南軒張宣公嘗
輯之爲傳郡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
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爲功業之助將不少
矣自得此說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
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
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濶不切事情
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于明公意者其有
合乎置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櫝猶存者幸取而
觀之亦足以攷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
事惟李忠定議論最爲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

在朝行蓋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閩中所刊隨此申
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文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又
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爲守招
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
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邪今理義之
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
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
履素爲月評所推敬者爲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

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
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爲招延耆德
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
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爲禮之
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
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脩身立己之要相與勉
勵爲善人之歸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畱止兼旬
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欵而不敢拘儻蒙聽許非
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伏以月評甚下媿南州名士之稱露奏忽騰辱西清
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曷爲當世之觀瞻凡其
汲引人物之間要必深爲風俗之慮呂正獻
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
揚其善于以抑囂浮之習庶幾得真實之材比年以
來斯道交喪舉孝廉而奪貴戚之命嗟請謁之交馳
見相君而掃舍人之門曾犇趨之莫耻其或稍嚴於

出處退然不急於知聞非以踈狂傲世而招尤則以
詭激近名而獲訾人材圯陋士氣摧頽伊欲挽回流
弊之源莫若深獎廉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圭璧則
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自知
甚審所挾太迂早歲科名似未忘於祿仕平生志願
端不在於輕肥碩嘗安窮達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
閉門讀書史方加涵養之功位顏奉君侯肯事嘽嘽
之態縱舉世不知而何損惟鉅賢見遇以為榮猥露
一字之褒奚翅千金之重茲蓋恭遇某官孤忠自許
直道不回栢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黑荷橐論思之益

如炳丹青屬紆文二組以為州適奉尺一書而薦士
不緣造請首及羈單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復見魏
獻子唯善所在顧我何堪某敢不敬佩殊知誓堅素
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莠李之私然盡節所以
酬恩尚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遽列儒官恩大
人微秩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藝祖肇基
聿興文治高皇載造重煥舊規皆當干戈鞍馬之餘
不廢禮樂詩書之教豈育材造士姑崇藩飾之空文

蓋扶世導民中有維持之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
全興獨惟學校之官不責簿書之事講磨道誼若亡
歲月可見之功植立綱常寔爲風俗無窮之計故凡
列屬尤重掄材揆厥成規率東縉紳之清望取其卓
行問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自
知甚審所挾太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猶識往
行前言之畧而檢身律已未能亡媿於宮庭琢句雕
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脩名之不立初何榮望之
敢萌矧方馳羽檄之書顧焉用毛錕之子但期退屏
侶江海之魚鰕敢意超升儀園林之鴻鵠忽拜西垣

之詔俾橫東序之經况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第
循故事預司翰墨之萌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
俯慚不穎預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懋建遠圖傳收
群策謂學俎豆不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
藥石兼用橐梁蓋治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整戎
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及微蹤亦塵清列某敢
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敷古訓於春誦夏弦之餘願
殫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攷之外冀答殊私翬翬自
陳倦倦罔究

除校書謝丞相書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遽塵
華選拜恩寵甚拊已瞿然竊以聖朝重英俊之儲冊
府萃圖書之富匪獨養其資望蓋將充乃見聞使旁
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清庶潛省嘿觀磨礪器質之美
顧作人之有道殆與天而同功故吐我既盛於一時
而豐芑尚遺於數世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
焉靖重端良可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材
之意眊以具文尤職其間指爲借逕至有身居儒館
心別鶩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雝校鄙習相仍
而弗悟清涂公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不有

魁竒之彥孰堪采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自
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問學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
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爲點班行坐靡廩
稍瞽宗殷學亡補斯文博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爲
貧而漫仕未嘗枉道以求伸胡然設恩陟是清貴念
昔脫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
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觀凌歷西
崑閱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
傳之秘刊訂譌謬咀含英華庶幾因文字以觀聖賢
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富貴之張本昔楊雄之居

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耀方來此前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也成微志有賴洪私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觝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衆髦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囂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笑銘}_{藏謂}何^某敢不淬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緇磷尚克守初終之節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諫議啓

恭審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禪聖學之緝熙拜疏延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竊以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宸朝無姦黨河北之盜易平蓋邊虞雖警不足憂而骨鯁之人爲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興西夏之師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疆而四夷服維今盛舉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羲皇學根洙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倫兼陳天人爲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紘比直玉鑑侔清冊府象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暮歲獨高蹇諤

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竭朝廷而亡遺慮屬方
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闈之遺已無慚於長孺補衮職
之闕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觀瞻增重方將紓長
策以康國步矢良暮而沃帝心扶公道之脉於將微
建太平之基於弗墜歛然衆望屬在我公要當遺萬
世之安豈特徼四郊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除音有
諍臣七人端為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倚新盛事之
觀并蹈之私敷陳不足

田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玉陛名冠璇魁自慶元屢策大廷孰若今

日四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選未聞同時三俊之登
鯁論獲伸鵷行相慶恭惟狀元簽判大著正學傳心
本洙泗之舊妙齡發聞有楊晏之風適九重側席以
思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
亂安危之勢不常要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便嬖昵近
之私易惑當預防於未兆之先惓惓殫憂國之思鑿
鑿盡適時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
之知衰為舉首夫既擅儒林之榮觀政須踵前輩之
高風昔呂文穆之事熙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科名
岌業既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萬世伊誰

儼美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涂之素定名標青
史要觀盛烈於無窮其學本空疎識非超卓群多士
而試以藝選掄雖預於司存取一人焉拔其尤裁擇
端由於上意猥先枉駕辱况長牋第深靳望之情莫
既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璧水蜚英夙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
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其官清標絕俗勁氣
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
天下之心飭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

清問獨罄丹衷深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
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爲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醞自得
告君之體衆共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豈惟儒
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
士若韓魏公擢在於一人碩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
而勲名之有爛獨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
脩之專美其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
宁番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
先枉駕之臨申賁長牋之貺念友直友諒既素辱於
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回黃狀元啓

右科擢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臚名更聯於三傑
維今獨步繫昔眇聞恭惟狀元察推大著負抱瓌竒
見聞殫洽曩談玉帳擅曾中百萬之甲兵今對丹墀
富筆下三千之禮樂歷數方今之急務有如素宦於
清朝迺若大正朝綱廣開言路蓋衆人之未及尤上
聖之急聞峻擢昂科式符輿望矧鴈序同登於千佛
而鰲頭並出於九仙夫既爲儒者之至榮要必蹈古
人之大節昔趙康靖之盛德藹然一代之宗若陳忠
肅之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繇此選稱到于今願恢

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
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畱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
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貢長牋之貺第
深榮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丕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爭
臣之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
無朋人羨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
人材和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而觸禍
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以徼榮孰知天理之好還

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
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若昔可攷于今益
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顯於國柄罔知勝
筭運籌策於幄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
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祇緣富貴之念深
皇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爲上極陳雖懷魏證之
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直絀守淮陽越既漏師浸
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鯨殛羽山旋正朋
姦之典凡曩出矢言之爭皆今蒙微數之加睠一佞
而一忠果孰得而孰失載睹恩綸之布咸祈公道之

予惟某官秉姿松筠爲世著蔡立朝二紀幾盡閱
於嶮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濕衆方駒促公獨鳳
鳴惟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
謀之既驗凜乎節槩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知勸某
竦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
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下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閫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廬
以儒紳被遇之榮繇公衮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
技獲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爭乃

論事以不休息雖本於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綰之亡它寵數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參內命出則揚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由平海改填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于今尤難吉水崆峒有禾馴之獷俗富地溘浦有當阨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狙於僥幸軍政弛於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它役百壘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督府之名未始脩元戎之職盍疇耆哲稍畀事權訓卒治兵若曹王臯之在

唐室繕城脩備若李相綱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扞防抑亦仕兩淮之聲援退循篤怯冒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夷既憚於有人慮及四方內地亦嚴於置帥孰云妙簡猥及迂儒某敢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嗚鳶佩王敢窮歌舞之娛運甕投擲益勵恭勤之節侍從臺諫云以一書生際遇之榮皆衆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官蔚以名流儀于法從又當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盡節曾靡憚於貴權爲國愛人每務捨其疵疾致茲妙東猶及迂儒

賀福建揚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鎮全閩躋延閣之華荷美名而增

重作大邦之翰諭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有乎顯若
恭惟某官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以今積水成淵
而蛟龍生代著證暮之烈景星應時而鳳凰出世高
歆向之爲蚤迪簡於衆賢寢騫翔於駕序晉參戎監
出守輔藩哦水晶宮之詩氣歆春於茗雪諷爵孤臺
之句聲半落於崆峒侈中秘以通班付上游而作屏
嶺海初聞於技薤省曹旋趣於握蘭方將收湖海汗
漫之遊觀朝廷宏達之彥屬茲闕寄久矣印初依山
阻海之間民生窶甚度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矧當
補罅苴漏之餘政藉息黥補劓之手豈特稱關西之

美第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權之朝以率天下之儉
某脩門言別短景如馳受屢新托於履封承乏偶依
於珂里雖巧燕鴻之相避幸風馬牛之匪遙黨行李
之徃來尚迭爲於北道必維棄之共敬故敢問於西
曹傾向惟勤刻裁曷既

賀湖北游漕啓

伏審渙綸將漕壘組分符皂蓋乘邊久間宸旒之睠
皇華攬轡肆兼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詞增寵恭惟
某官識優致遠才茂剴煩傳西洛之正宗學問遙承
於先哲嗣南軒之鴻派見聞後接於難兄粵題峴首

之屏游剖邊頭之竹風生畫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
折衝搃氊裘而褫魄馳金城而上方畧勛多戎索之
恢坡銀臺而連奏書績茂藩方之剡亟膺異渥趣駕
輜車士知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而賦
鸚鵡未妨領畧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即蹇翔於
軒陛某睽違丰度荏苒歲年繆膺外閫之雄實接上
游之勢羽毛自出願希及晉之餘脣齒相依更切全
虞之望其爲傾企曷既編摩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閫將依蕩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棠陰之愛

方滄辰而祗命亟拜手以蜚牋恭惟某官鍾呂參龢
球琳比粹洽聞殫見窮探千古之傳傑筆瓌辭疊中
兩科之選顧力推其所學而自見於有行銅墨三年
課登乎最弦歌千室民誦于今不爲有力者所移但
歆此心之無愧登學館高華之地人知惟雅望是培
當國家閒暇之時公獨以豫防爲意每賜清閒之對
輒陳正大之言竟辭卽宿之高去作使星之照曉行
湘水四牡駉駉雲霽衡山六條井井以清規而肅吏
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南之
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帥閫之方虛煩使華之兼領

閱時甫爾報政藹然玉帳輜車雖並隆於委寄赤墀
文石其所貴者精忠會膺當宁之志即有揚綸之召
某自知甚審已適何裨方願適山林之安詎復堪方
面之寄若為稱職賴有依仁公爾忘私敢自覬刺史
故人之念新惟求舊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祈仰方
深敷陳罔既

回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邸莫重
此邦得淳熙台輔之聞孫來幸吾土教條未布民氣
已蘇恭惟某官英英人品之竒奕奕家聲之美自忠

宣之忠行乎蠻貊憂超前代之張蘇而文惠之文瑞
於朝廷復見先朝之坡穎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
踐歟聲實之都化盜賊而為良民偉哉章貢之績有
文武而知大射見於番禺之時雖暫離蠅棘之說旋
復畀菟符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公之論不磨頌
聲既洽於宣城褒詔進臨於建水顧地望繁雄之雖
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符檄星馳昔幾甚春陵之歎
袴襦春燠今幸聞蜀郡之謠願推一念惻隱之仁散
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峰峻峙與治績以俱高槐位深
嚴踐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閫尚冀望塵聞仁政而

爲滕國之氓豈非所願率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
于今依鄉良深敷陳罔既

回朱撫屬啓

伏以分閩外之事權居慚錫命訪湖南之賓客茲幸
得賢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伊洛緬言
先正嘗鎮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之澤至今田里
猶餘禮樂之風顧後學之無庸豈前規之能繼竭來
上幕幸有聞孫發考亭雲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嶽
麓湘西之遺跡更共興懷

回知縣正啓

伏以陽浮葭瑄祛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藹萬家之
和氣若時賢哲宜擁棋祥恭惟_某官以慈惠之心行
寬平之政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無重輪熙元日
之晴三登可卜皆循良之所召信褒表之有期_某幸
與毫倪共洵德澤愆郵未滌屬方杜泄柳之門衰病
復加不獲造武城之室第深祈頌罔究敷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適爲南
浦之遨遊顧方儕農野之畸人其敢謁令君之重客
迺厪謙牧游枉巽函以清文麗藻之瑰竒猥加獎飾

雖修竹疎花之片落亦誤品題正虞臯垢之汗人顧
荷英豪之知我姑憑尺素敬布寸忱

謝宋宰為壽

暮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又逢
初度方劬勞之是感豈耆艾之敢期恭惟某官以武
城單父之政聲兼少陵謫仙之筆力睠茲朽質竒以
名章為詩其知道乎仰鋪陳之甚偉學易無大過矣
豈淺陋之能當銘激徒深誦言罔既

賀知縣正旦

伏以敘漢庭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一曲

和氣惟時茂宰宜介壽棋恭惟某官慈祥出於曾襟
惠愛流於政術析楊不用曾無犴圜之淹花柳相望
各安田里之樂屬履泰交之吉亟膺晉接之榮貌足
羈孤正茲循省震風夏屋式賴帡幪之安春酒公堂
莫伸頌禱之慶

回生日賀啓

日逾采菊之三寔維初度詩詠蓼莪之什慨矣永懷
况方掩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騎錫之盛禮君子之酒
且多既以高文幼婦之詞絕妙顧惟衰陋難稱寵嘉
年五十而知非况又逾伯王之歲壽萬千而無害願

迴頌魯侯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輜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酥氣以
偕來閩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睹先聲一播歡頌
相聞恭惟某官豫章文梓之才彛樽龍勺之器見聞
所接皆故家衮繡之親傳道義相期有窮巷布韋之
莫及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途咸擬於立
登雅操獨安於平進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
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雖豹隱每期於深處然龍
身寧可以久藏果膺北闕之制書來董南邦之使事

方將治氣剔蠹激濁揚清威聲山嶽之搖風采雲煙
之爍冀州父老雖共後於襜帷温氏弟昆行迭司於
鈞軸某辱知最久聞命載欣所慚狂瞽之蹤自抵譴
訶之域顧山林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
是亦蒙恩之一物

通宋宰啓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德宇
載念論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器識疏通
丰神凝粹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衰文獻相承元
祐之家聲故在早登巋第茂鬯芳猷寶鎮瑒圭無瑕

可指黃鍾大呂隨叩輒鳴更迂館殿之才來尹山川
之縣百里而恢牛刃未展宏摹一武而上烏臺定循
近轍某猥慚迂繆方幸退藏徒與老農共負未為氓
之喜媿無宿學辱過門問字之勤傾鄉良深敷揚罔
既

答蔡宰啓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為之眠
古諸侯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可乎恭惟
某官詩禮得諸家庭父子自為師友閩河既遠永嘉
最號真傳乾淳以來文懿見稱巨擘以所講串形為

設施不修簿正之卑必求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勇
于行乃今父母之邦得吾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
諒所究心武城絃歌之聲遂將盈耳敢曰嘗僚之故
而懷私庇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之化芝蘭憔悴
亦陶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濮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壁記茲遇後賢
賁然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履行和平
遡洙泗六經之傳諒深家學歷岷峨萬里之險洞知
物情乃以借著植畫之英來從對竹哦詩之逸遂令

南浦之父老獲識東平之典刑掃地焚香雖方其於
隱逸過門問字或稍奉於從容

通王憲啓

恭審祗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顯庾政既嘗推先備之
堯仁今摠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願奉使之名官
雖異而爲民之司命實同時維勝流迭任隆寄恭惟
提刑司薄正學源於諸老英辭妙於一時粵自布韋
已深當世之慮甫登班列即求外補之行蓋志非爲
已而將以及人故仕弗以利而勇於行義昨從古括
來按全閩汰斥貪殘噓嚅彫槁褰裳徑去父老惜其

弗留持節復來溪山爲之改觀然生殺懸於掌握而
咸休係其笑顰何敬非刑式重呂侯之命得情勿喜
願師曾子之言暫爲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霖雨
某戇愚何取咎譴自貽方爲泄柳之閉門適會孺文
之按部雖立園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
是亦蒙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緹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庸竅陰陽之定
恭惟某官允矣粹清之器藹然寬厚之風和氣所薰
歌豐年於周頌政條可紀課上考於唐銓順履復亨

寧膺晉接顧惟朽質密藉洪休屬方爲泄柳之門弗
果望王喬之履

回南劍州黃知府

伏以仰鏞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劔水之符喜聞新命
恭惟知府監薄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篤誠根於
生稟繇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非以厲民故雖
蛇豕之悍驕知以鳶鳳爲美瑞孤壘亢方張之虓猶
中丞擊賊之時單騎蹈不測之危若汾陽見虜之日
衆方貽愕公獨從容孝悌之挺甲兵昔聞其語忠信
之行蠻貊今見其人繇半刺而專城示九重之隆委

倚官袞墮入侍疑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誼
千里之駕終疇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

伏以七閩之衝舊爲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戾上
有期歡焉胥慶恭惟某官清姿玉峙令德蘭薰詩礼
淵源自得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尚餘鳳閣之風流
比游試於材猷已浸隆於譽處惟時南浦實處上游
民窶少豐况屬年饑之後俗浮易動矧更鄰警之餘
正賴撫摩俾臻綏靖會即騰於善最當亟上於清葉
某久困里居近叨祠稟以先翰林門牆之舊夙荷殊

知於新令尹政事之間或陪餘論預深欣忭未易究
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
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第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
人爲文章牧政先愛養霈然膏雨之蘇枯令肅貪殘
迅若震霆之起蟄即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
之規撫願恊泰交亟歸鼎輔坐使蒸菌之稿亦蒙次
律之春某適以爲門莫繇賀屢飲屠酥而醉已同農
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湔丹筆之汙一氣轉鈞盡復青氈
之舊嘘歎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迂愚蚤緣際
遇演綸載筆曾微潤色之長予節分麾茂著循良之
效頃繇次對徃牧長沙當嗣聖之作典先群賢而収
召入奉燕門之對曲借天顏願殫鯁諤之忠少裨時
政徒效草茅之言事媿非俊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
已踈矣罪如韓愈盍貶潮陽之八千仁若吳吾僅奪
駢邑之三百歸尋荒徑耳老故山身雖困於蒺藜心
常傾於葵藿俄墜濕鴉之字下臨羅雀之庭謂東朝

講稱壽之儀方深霈澤念北壠有投閑之跡亦與原情既還奎閣之班更賦珍臺之秩顧茲冒寵疇實主盟茲蓋後闕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

伏以投閒居里既幸為氓起廢作州又叨受察以三十載朋游之舊奉四千石條教之新有志可行為民而喜恭惟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諸近世則希文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戡難智畧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二之直方蕙大有上九之信順

故翦羣盜於披猖之日易若草管而安遺民於震擾之餘措之衽席途載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顧九重方切於思賢豈一道可私於歛惠子房決勝千里行摠惟惺之籌召虎式辟四方即賢江漢之雅某茲專壑復此承流故武重尋還踏磨驢之迹舊封不改恍疑遼鶴之歸昔慚已試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覲孺文之在冀部敢自託於故人次公之守潁川當勉師於循吏勤奉之悃敷叙奚殫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隰之光懷綬起家更受漢條

之察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_某官系傳嚴頰之芳
氣稟淮山之勁摛辭甚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
不阿有孝肅名臣之節操頃者擢司於麟印人皆擬
上於烏臺度幾嗣前哲之直聲且將爲公道之元氣
屬閩部方懼於倣擾而天朝深軫於顧優越由廣信
之麾就付全閩之節威聲搖嶽見登車攬轡之初汗
吏望風至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猶三邊
經畧之事宜燭照龜卜一世人材之題品鏡別衡平
行聽綸音即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懸鴈塔矧同父母之邦恩錫菟符更鄰兄弟之國
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_某官松勁玉剛淵淳山峙
源流甚遠夙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
匪但著文章之錄更兼長政事之科繇漢奉常二周
太府倘少留於鵷序已徑上於雞翹惟幼學壯行之
心本於及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漳濱
夙稱道院民醇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
承平之觀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
以來頓收奠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爲公
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類水有師夙稱名士所遭
幸矣何嘉如之某曩自乘輅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
愛之訓曾徵漢吏牧養之材二千石之分憂昔已慚
於理效十六年而申命今復被於恩光當民生憔悴
之餘與郡計殫殘之後刃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技
斷斷以亡他若何經理倘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
副聖明使過之求伏惟某官直諒之資通明之識必
有講畫以助設施社稷人民正欲觀於爲學文章政
事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劔樂語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劔水適逢二
千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
羅羞水館極既醉既飽之歡諭意伶工陳善頌善禱
之語顧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錫之旄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輟西清
近臣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
精明鼓角歡亮恭惟其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閱接河
汾夫子之傳未殊源派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

蚤以材大夫而爲真御史晁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
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路恩被璽書之一札澤流寶
婺之萬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行儉
名日知人亦既兼擅其能謂當亟付以政三山非他
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痾瘵觀臨遣光
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綏章式重韓侯
之錫精金古器庸賁竒章之賢荷頒一日之寬條立
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權
之師久稽整飭狐兔雖空於狡穴鯨鯢時掉於驚波
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澄清一道皆由枕席

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帷幄中之畫某頽然暮景來

此舊邦屬政苛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自媿未能實告于府情信于州方將有
待仰帥牙之俶建與兕齒以均歡公其肯效越人安
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俟望良
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爲宰相用尊傳道之
功政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仇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
靖夷蓋聞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

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
爰立砥昔匹休恭惟某官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
初九潛藏之始已兆千遇合之期六鼈負圓嶠之
山屹驚濤而不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大明
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謩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
弗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庭以蟄之餘有入地
重開之象坐黼衣而親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而覆
姓名繼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之麻信宿
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如慶曆之頌詩剔蠹濯
汗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天爲飛雪貪風息而

人樂飲冰問閭知蘇醒之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拜
於堯舜之上鄭公國所優爲行政若管晏之卑孟子
豈其或比盡抒碩畫不尉巖瞻某濫竊州符久陶化
治方登崇於百揆首超擢於十連但訢公道之伸敢
矜私已之遇雖莫陪東閣竒士少裨康濟之謀當敬
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甚篤縷縷奚殫

除福州謝丞相

公道天開適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乏於元戎
責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泓穎小材兩
朝三紀之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麾之敷歷洊試劇

煩秋毫未報於上恩霜髮已催於暮景重臨作屏南
幸及期郡計殫於囊括席卷之餘若爲支柱民力困
於澤竭林焚之後曲費拊循項蒙祠牒之歲頒粗給
宗藩之月稟遂力蠲於苛歛期少裕於罷甯雖生意
之浸還曾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
霆奮地之鳴群枉杜衆正開內既新於黜陟長官平
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迺於斯時有此殊渥青衫幕
府猶憶舊遊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顧屬郡創夷之未
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繇政苟安和寧有駭輿之馬吏
無侵狂誰爲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非疾疾

之可賀而根元尚憊之宜憂身爲列郡之準
大作斯民之保障職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
官以厚重鎮國家以公忠安社稷力禪一聖英明之
斷盡洗年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奚慚於古裴
韋相而無債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
之澤而某以鄉閭爲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志苟行
詎有禁闥淮陽之間遺風可仰願惟潁川渤海之師
皦然丹衷如此白日

回楊知軍啓

伏以博采風謠喜有循良之守詢求名閥知爲忠義

之門悠然長懷肅若興敬慨念炎運中微之際歛有
裔夷南牧之師奉賊稱臣者有之殺身成仁者寡矣
緬懷風烈疇若忠襄正女不嫁二夫若王蠋全齊之
節狂賊當磔萬段有段公擊泚之心視身同一羽之
輕使國增九鼎之重曩備秣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
百世聞風莫不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共惟某官
學本傳家政先澤物祥雲甘雨藹然氣象之可親烈
日秋霜凜若聲猷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非此祖
安得此孫辱顧郵亭獲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何待
於柳州甄逢得書期望但同於韓子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社汎蓮制幙廼依衮繡之御
漸收閒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疏且戇命
薄而窮半生甘蠖屈之微一第際龍飛之盛念聖門
之仕期於行義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
憚捐身以驅猛獸迨官嚴邑罔辭歛怨以抑姦民然
而患生於計慮之踈禍產於語言之易故賦籍之定
雖以惠窮氓而有力者則尤其非便郡政之裨志於
報公上而當事者則嫉其多言退循顛暗之由来孰
匪恣寘之自取不戮幸矣求免得乎仰賴清明之朝

務崇寬大之論雖朱繡皂蓋靡容假守之行而丹丘
赤城屢續真祠之奉方媿安於寓里遽放命於公朝
石處士望著一時起從節度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
參謀顧某何人乃稱茲選茲蓋恭遇某官一德以輔
聖明本心而運造化後闕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遽陞元士之班
不自意於退閑尚微榮於採錄恩惟天造感極涕零
某忝紹熙太學之諸生溷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徒勞
於州縣顧何有於智能妄學絃歌丁時凋瘵以官民

之交病將革弊端若穀祿之不平孰爲仁政新版籍
於片紙不存之後復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
耗於一身怨謗已騰於衆口逮小綴觚稜之蹟而游
分江海之麾除目雖頻駭機俱發青油談笑暫容覓
句於杜陵烏府紀綱又俾掛冠於神武歸逝空谷細
數流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流酒歎乃和漁翁
之唱虞夏聽桑婦之歌得與幸民共陶聖化俄墜隕
鴉之字下流羅雀之庭謂二九年前首效均賦度田
之役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褒增秩之令還之餘亦拜
衍祖之寵丘山施重淵谷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

之資佐大有爲之治杜群枉開衆正將馴致於太平
恢長治建久安已坐銷於外侮惟公則無所不取惟
大則自能有容必能起斥逐以風四方詎肯守拘攣
而廢一士某宦情已薄爵齒未盈托鏡頻看敢仍有
功名之志踞鞍自請幸庶幾躩鑠之翁或可以使過
而使愚亦粗能效忠而效死收棄榆於短景儻容
晚節之薌出芝菌於枯株重有賴大鈞之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